

【有所思】

栈桥与梦想

□那俊武

在青岛这座城市，栈桥像是一个古老的守望者，它横卧在海天之间，一头连着陆地，一头伸向无垠的大海。它见证过无数的日出日落、浪潮翻涌，也目睹着人们在生活的波涛里追逐着各自心中的“月亮”与“六便士”。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栈桥上，将那亭楼镀上一层金黄。早起的老人沿着栈桥漫步，他们的步伐虽已不再矫健，可眼神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从容。对他们而言，栈桥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宁静港湾。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海风，与老友谈天说地，回忆着往昔的岁月。那些记忆中曾经的奋斗、挫折与欢乐，都化作了此刻嘴角的一抹微笑。栈桥于他们，是六便士，是平凡生活里的安稳与满足。

不远处，一群年轻人背着画夹，架起画板，试图用画笔捕捉栈桥的美。他们专注地盯着眼前的景色，笔下的线条或流畅或顿挫，色彩在画布上交织碰撞。他们为了捕捉那一瞬间的光影，不顾海风的吹拂，在风中恣意发挥着自己的才华。在他们心中，艺术的梦想如同高悬的月亮，遥远而又明亮。他们舍弃了一些舒适与安逸，在这繁华都市的一角，执着地追寻着他们心中的艺术殿堂。他们的生活或许并不宽裕，但梦想的光芒让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这种信念本就该属于年轻的他们，毫无疑问。

沿着栈桥往回走，来到热闹的商业街。店铺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商家们热情地招揽着顾客。他们深知，只有脚踏实地地赚钱，才能在这座城市里立足，才能给家人和自己一个更加安稳的生活。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们疲惫地躺在床上，心中或许也会闪过一丝对远方的憧憬、对理想生活的渴望。那是被忙碌生活暂时掩盖住的月亮，虽然微弱却从未磨灭。

夜幕降临，栈桥在灯光的映照下别有一番韵味。海浪拍打着桥墩，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独自坐在栈桥边，闭上眼睛倾听远处的海浪和身边过客的窃窃私语。我在寻找人间烟火中的素材，加深自己对人生的那份理解与诠释。

在青岛这座城市里，栈桥与梦想、六便士与月亮时刻在上演着微妙的平衡与冲突。有人满足于六便士的安稳，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幸福；有人为了月亮的光芒，勇敢地踏上未知的旅途。其实，月亮与六便士并非完全对立，它们是生活的两面。我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心中的梦想；而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也需要六便士来支撑我们继续前行。

也许生活就像这栈桥身后的茫茫大海，我们都是航行的船只。栈桥是我们暂时的依靠，梦想是远方的灯塔。无论我们选择驶向何方，都该记住，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价值，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尊重。在这繁华的人世间，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栈桥与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与幸福。

(本文作者为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音乐家协会会员、戏剧家协会会员)

【食之道】

陌上“青”青 可缓缓归矣

□王秋女

陪我姐去看房，正是春光明媚之时，小区里草长莺飞，桃李满枝。低头时，草丛中有几棵小草闯入视野，蹲下来细看，果然是“青”。再一看，周边三三两两还长了不少，忍不住手痒采了起来。等我姐过来找我时，已经采了一小把了。

她惊讶：“这儿怎么这么多‘青’！不过你采了做什么？这么一点，又不够做清明团子的。”我看看握在手心的“青”，也失笑，明知无用，可只要见了“青”，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兴奋，不自觉地想去采，似已成惯性。

我们所说的“青”，是家乡做清明团子必需的食材，一种只有野外才有的野草。看到“青”青了，就想着又到清明了。

每次说到吃，我就不自觉地想到我爸。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他越来越像，对食物的热爱，以及对生活的热忱，很大一部分都是受我爸爸的影响。我爸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这种个性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对传统仪式的无视，甚至连过年贴个春联福字什么的，他都嗤之以鼻。但矛盾的是，作为一枚资深吃货，他对某些只有某个节日时才会做的工序繁复的美食却有着无限的热情。譬如清明节，他不去扫墓，总说纪念是在心底，无需流于仪式，但清明团子却是每年必做，理由很直接：好吃呀！

做清明团子，跟制作很多节日特有食物一样，是件要花心思的麻烦事。也许正因为太耗费时间精力，所以要借某种节日为由头，才能下得了决心去做。

清明团子的制作工艺并不算太复杂，但需要花很多时间寻找、采摘两种野生植物。首先就是采“青”，“青”在春日那漫山遍野的绿色中极不起眼，它矮小细弱，叶片覆着一层细细的白色绒毛，把“青”的叶子拉断，会扯出细细的丝，有些微韧性。家乡话又把“青”唤作“棉青”，我觉得这个名更为形象贴切，白色的绒毛，拉出的细丝，确实有点棉的质感。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学名叫鼠曲草。

小时候爸妈管得严，出去玩的时候很少，而采“青”，是个难得可以名正言顺到野外疯玩的机会。挑个天气晴好的周末，妈妈带着我们去郊外的田野采“青”。有些人家会偷懒用植株高大的艾草来代替“青”，只需一小会儿就能采足。我爸虽惯于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于食材的选择，却绝不肯将就。他一脸嫌弃地说艾草没有“青”那种特有的香味，且缺少用“青”和出来的面团所独具的韧性。更神奇的是，“青”有消食之用，清明团子的皮是用

糯米粉做的，多吃易积食不消化，但加了“青”后即便是冷食也不会积食，倒是应了寒食节的景。

低着头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小孩个子小，视野低，这时倒是个优势，比我那高度近视的妈妈眼尖多了。偶尔发现一大丛长势茂盛的“青”，简直有种寻到宝藏的欣喜。我从小就喜欢这类采摘活动，看着小小的“青”在竹篮里越攒越多，有种收获的快感。

采好的“青”洗净，在滚水里余过沥干，放在盘子里等上几天，待其发霉。新鲜的“青”除了有股野草清新的气息，并没有其他气味，但霉过后，会奇妙地激发出一种特别的香气。

“青”备好了，还需要苦楮树的叶子，蒸的时候垫在团子底部以防黏连。蒸团子防黏连的东西很多，讲究的可用粽叶、荷叶，就地取材的可以随便摘几片菜叶，中规中矩的用屉布……但我爸坚持一定要用苦楮叶，说这样蒸熟后苦楮叶的香与“青”的香交织缠绵，才是真正地道的清明团子的香味。

这两样最难得的食材备好后，就可以放心大半了。待到清明那日，妈妈将霉好的“青”剁得极细，再将面粉和糯米粉按比例掺好，和上“青”后反复揉匀成粉绿色的面团。馅料分咸、甜两种，咸的是春笋、豆腐干、肉切小颗粒和雪里蕻同炒，咸鲜可口；甜的是桂花红豆馅，香甜绵密。

万事俱备，终于开始包团子了。我负责给每一个团子底部粘上片苦楮树叶，再一圈圈摆在蒸锅里。大火蒸熟，一开锅，果然是清香扑鼻，原来粉绿的团子变成了深绿色。这时得拿把大蒲扇在一边候着，刚出锅的团子赶紧用扇子扇去热气，还能绿三分，而且油亮亮的，特别好看。

说实话，小时候对于吃团子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制作这种食物所需要的一个漫长准备过程，能令期待值升到最高点。不过，爸爸当然是真正爱吃，妈妈也乐在其中，孩子们则无法抗拒这种全家齐心协力一起动手的乐趣，于是每年离清明尚有月余，全家就会在我爸的指挥调度下，兴冲冲地忙活开来。

我的反传统老爸，因了对美食的追求，愣是把他平生最想淡忘的节日过成了一个极具仪式感的日子。而我呢，少小离家，口味越来越杂，以为早不再纠结于家的味道，可一看到那青青的“青”，家的味道，瞬间就鲜活如昨了。

清明时节，陌上“青”青，还等什么？赶紧回家吧。

(本文作者为杭州某公司展厅空间设计师)

【浮世绘】

捎脚

□卢金增

“捎”，在汉语词典中有捎带、顺带之义，以它打头的词语，像捎信、捎货、捎脚等，各有各的烟火气。捎脚，指车船等运输工具顺便载客或捎带货物，这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恰似生活中温暖的注脚，见证着人们的善意与热忱。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烈日灼灼的夏日，6岁的我即将随祖母去鲁西北垦利(今属东营市)胜利油田(当年称“923厂”)职工医院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出发前一晚，在昌潍地区建筑公司机修厂工作的二叔告诉我们：“这些日子，俺公司的车跑胜利油田，我让开车的司机把您娘俩捎一程……”简单的话语，为我们的行程铺就了便利之路。

次日清晨，潍坊市东关东门外，晨色微明，空气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在司机师傅的热心照应下，祖母拉着我，坐上了开往垦利的卡车。一路长途颠簸，三四个小时后，抵达车队卸货地点时，已是正午。

彼时，正值胜利油田开发大会战的关键时期，路上各类车辆往来穿梭。我们还要想办法前去父亲所在的工作地点。那时，民间通讯极为不便，除了书信再无他法。祖母紧紧捏着父亲寄来的信封，信封上“寄信人”一栏清晰显示着父亲参加胜利油田开发会战的工作地点，那是我们寻找亲人的指引。

烈日高悬，酷热难耐，祖母迈着小脚，牵着我站在崎岖不平的马路边，向过往货车招手：“俺娘俩要去垦利看亲人，您能捎捎脚吗？”祖母大声询问停下的货车司机。

“小孩赶紧吃完西瓜，你们就上车吧。”好心的司机师傅爽快答应。那时的我，正双手捧着祖母在路边摊位买的西瓜，吃得津津有味。“快把西瓜吃完，咱们就上叔叔开的这辆车……”祖母催促着。我几口便啃完了西瓜，由于吃得太快，西瓜水顺着嘴角流下，流过颈部、胸膛，直至腹部，那副狼吞虎咽的模样，实在有点好笑。

祖母把我抱进货车驾驶室，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父亲的驻地。父亲从野外油田开工地的帐篷里走出来倒水，看到我和祖母突然出现，满脸惊喜：“你们俩是咋来的……”那段时间，父亲作为油田会战指挥部医疗队的一员，和石油工人一样，住着“地窝子”帐篷，在盐碱滩上用石块支起铁锅烧水做饭，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

若干年后，祖母回忆起这段经历，总会感慨，那个年月，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在路边招手搭车，让司机“捎脚”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1985年夏天，我假期结束返回部队。父亲在家乡公路边，招手拦下一辆拉着货物行进的拖拉机。当说明要搭车“捎脚”赶往火车站时，司机师傅痛快地答应：“我正好去火车站送货，上车吧！”我身着绿军装，一步跃进拖拉机棚。拖拉机行驶在崎岖的沙路上，伴着“轰隆隆”的马达声，我横坐在司机身边，怀里抱着不大的旅行包，尽管身子随着颠簸上下起伏，心中却十分满足。三四十年前，机动车驾驶员看到有人招手搭车要求“捎脚”，往往毫不犹豫地停车，没有顾虑，也不会讨价还价。

时光流转到两年前初冬的一天午后，我驾车行驶到济南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寒风中，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在路边张望。“需要搭车吗？我可以捎着你们。”我摇下车窗询问。中年妇女打量着我，有些犹豫。“你不用担心，我是顺路捎带你们进城。”两人上车后，交谈中得知，她们从东营乘大巴车来济南探亲，为节省中转时间，提前在高速路口下了车。大约半个小时车程，我把她们送到了济南历城区某小区，“您是一个好心人，谢谢您把我们捎到亲戚家。”那位中年妇女感激地说。

从过去搭车的不设防，到如今主动伸出援手，“捎脚”这件小事，贯穿岁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暖。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人性的美好从未改变，始终在生活的缝隙里熠熠生辉。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